

往事如烟

近期,侄子发来一张汉江岸边人们称之为“料礓石”的照片,并附言说,石头从老家搬到新家,还是按原来的方位摆放在大门外左侧。

料礓石即青石。七十五年了,我怎么也不会忘记这块汉江石头,因为他与我生命有关。我对这块既长又厚且宽、纹路鲜明、细腻光滑的料礓石一直惦记到如今。遗憾的是,我的母亲于1974年7月26日出门远行了,或许母亲不记得了,可是这块石头上镌刻着那时的印迹仍在人间,依然经风雨见世面。

那是1948年的春末夏初,我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,延续了两三天不止。母亲用了很多办法,立仗除魔,烧香敬神,父亲到吕街药铺抓药,又找秘方治疗,还是没效果。有时痛得难以忍受,我就倒立在堂屋南墙旁边的木床上,但即便顶天立地,天和地也无法解除病魔。此时,我已经精疲力竭,陷于绝望的境地。谁能拯救我这年仅七岁的生命呢!

这天中午,我支撑着身子从堂屋走出门外,不假思索地躺在南边的料礓石上,天真地想着,如果我走了,山梁上的柏树和黄桷还活着吗?若是我走了,它们大概还是那样苍翠和青绿。不知不觉有了梦一样的感觉,仿佛看到父亲夏天经常坐在石头上喝酒吃花生的影子,洒满洒落在石头上泛着光亮。渐渐地,我好像闻到一股从石头里散发出来的酒香。

随即飘来父亲每年烤酒的面画:最先流出的酒他都会接进酒盅,左手握着,面向天空,用右手手指和拇指将酒弹向苍穹,然后

香椿里的乡愁

□王晗

当下,正值香椿芽大量涌现的季节。街头巷尾菜摊上陈列的蔬菜中,香椿芽以其独特的翠绿色彩,如同翡翠般璀璨夺目。它们被精心捆扎成束,井然有序地呈现在显眼之处。

淡淡的清香夹杂着甘甜的气息,每当我经过,不由自主地被这香气所吸引,情不自禁地驻足在摊前,想要在这短暂的时光里,将这春天的味道镌刻在心间。

香椿,这一春日的珍馐,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占据了人们的味蕾。宋代文人苏轼曾盛赞其美味:“椿木实,而叶香,可啖。”民间更有俗语流传:“门前一棵椿,春菜不担心。”香椿的烹饪方式千变万化,无论是炒、煎、煮、拌,都能与其他食材和谐共舞,为每一道菜带来别具一格的風味。香椿炒蛋的鲜嫩,香椿拌豆腐的清香,香椿煎饼的香脆,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凝聚着春日精华。身为陕西人,我情有独钟的是那碗色香味俱全的香椿辣子,它承载着我故乡春天的无尽怀念与眷恋。

回忆里的家乡,香椿树宛如忠实的守护者,静静地伫立在每户人家的门前屋后,高大而挺拔,枝叶繁茂。它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土地,更见证了我从稚嫩的孩子到青涩少年的成长轨迹。

每当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,我和伙伴们便迫不及待地涌向香椿树,手脚并用爬上树梢,采摘那些初露嫩芽的香椿。我们配合默契,有人负责攀树,有人则负责在树下接应。每当成功摘下一簇鲜嫩的香椿,树下总会爆发出热烈的欢呼。大约半天时间,我们便能收获三四斤香椿芽,再各自怀揣着这份“战利品”,兴高采烈地奔回家中。

离家门还有一段距离,我的声音便已欢快地飘扬在空中。“妈,我摘了些新鲜的香椿,快给我做香椿辣子吧!”母亲微笑着回应:“你这孩子,每次提到香椿辣子都如此兴奋。别急,我就去给你准备。”香椿辣子的制作虽不复杂,却需要用心与细心。母亲将采摘的香椿芽仔细清洗干净,切成碎末,再加入辣椒面、熟芝麻、盐等调料。这些普通的食材在母亲的手中,总能演绎出令人陶醉的美味。灶台上的铁锅逐渐升温,母亲倒入适量的油,待油温恰到好处时,将热油淋在辣椒面和香椿上。滋滋一声,香椿的香气立刻充盈整个厨房。不一会儿,香椿辣子便完成了,红绿相间的诱人色泽和散发出的迷人香气,让人垂涎欲滴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刚出锅的热腾腾,咬了一口,辣味与香味交织在一起,仿佛在舌尖上跳舞,令人回味无穷。

时光荏苒,故乡的小院已不复存在,那棵香椿树也失去了踪影。但每当春风拂面,我总会想起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怀念她亲手制作的香椿辣子。对我而言,那碗香椿辣子远超过了一道寻常的美味佳肴,它深藏着一份无法言说的乡愁情怀,仿佛也在诉说着家乡的温馨与记忆。



一块料礓石

□孙扬

弯下身子将酒浇在地面上,之后敬先人,接着端起一杯敬敬烤酒的村友和家人。不外乎是敬天敬地敬自己,祈祷来年风调雨顺,家家户户和谐幸福。这石头真奇怪,又很管用,斜出的酒气一下子冰凉了我的躯体,疼痛减轻了许多。

人心温暖了石头,石心也活泛了自己。是谁在悄悄细语,我的耳朵贴紧石头,倒是没有听清楚。

“妈呀,我想喝酒!”我突然大声喊。母亲正在打草鞋,偏过头说:“题呀,你还小又肚子痛,不能沾酒啊!”

“妈,我实在想喝!爹呢?”

“你爹去兴安州,要给你配一味药。”

“啥时回来?”

“路远,黑了。”

“妈,我现在就要喝。”

母亲听后,立刻放下草鞋耙子,两手挽了挽发髻,拍了拍衣襟,进屋取了一把小土酒壶,对我说:“题,俺家没酒了,我去你舅家灌些回来。你睡到屋里吧!”

“妈,我就睡在石头上,凉快还好些。”

母亲又去牛圈北边的柴堆里取了一根木棍,转身搁在我料礓石旁边。想了半会儿,又说:“不行,还是回到屋里,狗熊来了你拿棍子也不顶用。”

我焦急地催促道:“妈,你走吧,对门兴安哥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,不要紧。再说,去年狗熊上竹楼吃俺们的软柿子,也没伤人嘛!”

母亲说:“也是,你还得小心点。”

母亲拄了根竹棍下了门前的石台阶,因为是小脚,借用第三条腿,缓慢摇摇晃晃地走了。我的心仿佛把目光捻成了一根细绳子,牵扯在去段家湾的羊肠小路上,心里折腾又难受,只恨恨自己的病,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。这时,眼前一片漆黑,只有那料礓石上残存的一滴滴酒花在闪亮。

太阳也走累了,无精打采地挂在西边的山头上。一缕缕晚霞穿过门前参天入云的大槐树,洒落在宽敞的院坝里,斑驳无序。

我模糊地看见母亲披着一身霞光,手提一大一小土酒壶,艰辛地登上石台阶的时候,不知是心酸还是感激,眼泪噙噙地掉在料礓石上,也分不清是酒花还是泪花。

“题,我给煎酒去。喝酒劲小的吧!”

“两壶酒不一样?”

“是的,柿子酒的酒劲大,你舅怕你喝醉了伤身体,又给灌了一大土壶拐枣酒,这也得少喝些。”

“妈,我要喝柿子酒!”

“好,不能多喝。等煎熟再喝。”母亲说完便进了屋,把两壶酒放在方桌上,就去给灶上添柴点火。

我想喝酒,实在是急不可耐了,随即进了门,将桌上小酒壶拿出门外,一转眼坐在料礓石上,两手捧着酒壶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底朝天,酒壶滚在石头上。

我心里亮光消失了,觉着地上也没亮光

了,不知不觉地倒在摸不着的地方。临夜,苍穹全糊涂了,只有料礓石清醒。

第二天早晨,几只斑鸠在竹林里咕咕叫的时候,我才醒来,听爹妈说炎尼(方言:昨天)擦黑喝了酒不省人事,被抱回屋里,安然地在木床上熟睡了一夜。令人奇怪的是,我的肚子不痛了,身上也有力了,精神也好多了。这不是酒劲的疗效不得而知,那应该是料礓石告知或揭示的真实。我又深深思索,它是石头,怎么知道虚假。说来道去,全是自然界的缘分。我同料礓石和酒花一起,共同上演了一出人间小喜剧。还有爹妈在上呢,可怜天下父母心,可恨不孝儿的心!

一块料礓石,一壶小酒,一条生命,相互拉扯在天地间挣扎地生存,石头吸吮了小酒,小酒拯救了生命,生命更像石头一样坚硬。究竟是不是如此,在我的心底里一直是个谜。谁又能阐释明白呢?

如今看见的照片,实际上已经走在了时光的背后。切实地讲,这块料礓石虽然还住在老家,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,始终伴随我这块坚硬的石头一同奔波,行走坎坷不平,曲折艰难的一生。

时势把时光酿成一壶美酒,醇香飘逸,而我呢,归命于料礓石,还可举樽折冲。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对影酒花的飘香,酌量悠长岁月的河清海晏。

念想滋润着我的心田,锁守在汉江岸边我的老家。

家乡的烈士陵园

□王耀征

陕西耀县(今铜川市耀州区)是我的家乡,我离开它已近四十年了。儿时记忆中,县城以东1.5公里处的药王山脚下,有一座烈士陵园,这里掩埋着解放战争中牺牲的32位革命烈士。

小时候,我常常到这里来。陵园不大,大厅里陈列着资料,大厅后面是32座烈士墓,紧挨着墓家立着一个高大的墓碑。陵园里有个纪念亭,亭子里立着一块纪念碑。

七十年代的陵园,群众进出自由,没有解说员。每年清明时节,学校便组织学生到这里来瞻仰凭吊,平时便冷冷清清。改革开放后,这里似乎热闹了一些,连民间手艺人也进去了,有卖水的,给游客照相的,吹气球的、卖糖人面人的,甚至有担个担担卖豆腐脑的。大凡有墓葬的地方总有一种肃穆之感,而此时的陵园给人一种公园的感觉,阳光普照时,更加阳气十足。烈士有灵,看到人民如此欢乐祥和,会感到慰藉吧。

儿时,我只知家乡陵园里的烈士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活埋的,其他信息就不晓得了。而今,对这起活埋事件深入了解,就揭出了惊天大案和悲壮故事。这起惨案引出了西北人民自救军,在耀县被活埋的32名烈士,就是西北人民自救军成员。

所谓西北人民自救军,是由从延安归来的共产党员刘伍于1946年在西安韩森寨秘密成立的一支人民武装。这支新生武装力

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曾救死扶伤的地方,彼时却成为国民党残害革命志士的屠场。

几十位烈士都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和悲壮英勇的故事,这些都是后世子孙应当了解的,是应当发掘整理的爱国主义珍贵史料。还记得儿时记忆中,在耀县药王山的山道上,能看到一些零星散落的英雄烈士墓碑,那时我就想,烈士应该安葬到烈士陵园才好!随着陵园规模的建设发展,耀县烈士陵园已经回迁零散各处的烈士348名。

如今,这里已恢复了原有的庄严肃穆,是中共陕西省委确立的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,是耀州及周边区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。

缅怀英烈、崇敬英烈是一个民族牢记历史、铭记感恩的应有本分,是一个国家弘扬正气、凝聚人心的应有方式。因为“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,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国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。”

陵园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:“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,他们的革命精神光照人间。我县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……”是的,人民永远怀念他们!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!

岁月留痕

又见辛夷花满树

□苏甜甜

诗人说:“辛夷花落,海棠风起,朝雨一番新过。”又到了辛夷花如紫玉的时节,望向窗外,短短的几日,它已满树繁花。

看着眼前的这一树繁花,我不禁想起儿时外婆院子里的那棵辛夷树。外婆说:“我来到这个家的时候,院子里就有辛夷树了。那时,满树盛开的紫色辛夷花让人迷失在春天里。”

辛夷花,又称紫玉兰。春天的脚步虽缓,但俏于枝头的紫玉兰像春天的信使,立于高处传递着春天的讯息。暖阳斜照,穿过花枝,拂过花瓣,阳光染了玉兰的紫,辛夷花的身影在装满阳光的院子里定格。微风轻起,树影摇曳花起舞。这一树的辛夷花,时而静默不语,时而俏皮灵动,让质朴的农家小院宛若画中美景。

外婆没有读过书,但院中的这一树辛夷花却让我见到了外婆的学识渊博。儿时的我在外婆身边长大,我眼中只有好看的紫色花朵,我从外婆那里知道,它不仅仅是好看的

花,更是春天里的花开第一朵。春寒料峭,百花还在睡梦中时,辛夷花就开了。辛夷的花蕾毛茸茸的,就像是喝足了墨汁的毛笔,欲在春天里留下一幅水墨画。

风起时,院子里总会落下一些飘落的花蕾。外婆总会弯腰将它们捡起来,那深深浅浅的婆婆树影,将外婆的身影雕刻进了无尽的时光里。

在阳光浓烈的日子里,外婆将收集的辛夷花蕾放到阳光下,汲取着美好的春光,将它们晒干收藏。小时,每当感冒出现鼻塞时,外婆就会将晒干的辛夷花蕾取两三朵,用纱布包裹起来,给我泡水喝。喝了辛夷花蕾泡的水后,鼻塞的症状竟然缓解了。原来,这看着不起眼、毛茸茸的辛夷花蕾竟也是一剂良药。外婆从何时得知辛夷花蕾可以治病,我无从知晓,但辛夷花蕾的触感和阳光下外婆的身影从未被遗忘。

辛夷花也是无法忘却的童年美味,外婆做的炸辛夷花可是儿时不可缺的零食,

我们将收集的花瓣用清水清洗过后,晾干,再给轻盈的花瓣裹上薄薄的面浆,放到油锅里,看着它沉入油海中,瞬间又浮于海面,出锅便是美味的炸辛夷花。我顾不得烫手,拿起一个就吃了起来。春天,盛开的辛夷花美,春天,外婆的炸辛夷花更是让我难以忘怀。

辛夷院落影斑驳,月揽紫玉花满树。一弯新月仿佛立于花树之上,伸手可得。风起,影动,月未移,原来还是天上月,只是心让月亮在辛夷树上安了家。隔窗望着树影摇曳,风呢喃,辛夷树陪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辛夷花让我难忘外婆的慈爱。

如今,眼前的这一树繁花,与记忆中的影像重叠,我仿佛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小院,春日阳光依旧,满树的紫玉兰感情开放,树影翩翩,花团簇簇。

心香一瓣

忆友人

□冯延庆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漫漫哀思,悠悠伤怀,我与她整整有了三十年的缘分,而阴阳相隔已有二十年。每到清明,内心深处总有无限的悲痛和自责,湿润眼眶。

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蝴蝶,我叫她蝶子。她也像蝴蝶一样悄悄飞来,落在我的身旁,不知何时,又悄然飞走。

我们俩从1993年初一同桌开始认识,大概源于性格相似,我们很快成为最好的朋友。那时我住校,蝶子的家紧邻学校,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很自然,我成了她家里的常客。我们一起学习、吃饭、干家务,俨然她是她家二闺女,直到大学毕业。两个刚毕业的青春少女,各自在西安找到了工作,晚上挤在小小的出租屋,还没来得及

及憧憬未来,灾祸却降临了。

2004年腊月的一天,蝶子下班途中遭遇了车祸。那晚,我等了一夜,她再没有飞回来,拨出了无数个电话,再没有听到她的清脆嗓音……

那一别的十年间,我再没有去看望过蝶子的父母,我一直无法面对老来丧子的失独父母,现实对他们的残忍打击是我那个年龄无法接受的。我时常牵挂着她的父母,也通过亲朋好友关注着他们的生活状况,但终是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们。十年里,我也一直在自责,埋怨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好姐妹。蝶子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在梦中,我们继续演绎着学生时代的两个小姐妹学习、嬉戏玩闹的场景。

也许是时间磨砺了我的坚强,2013年的清

明,蝶子离世的第十年,我终于鼓起勇气,约了曾经要好的同学前去探望了她的父母。一进门,那个熟悉陌生的屋院让我内心不禁痉挛,一幅幅姐妹时期的画面如同老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,十年之前的剧痛再次涌上心头,怎能不叫人潸然泪下。在蝶子父母的带领下我们去看望了她,她的坟冢已长满了迎春花,我哽咽着说不出话,虽然阴阳相隔,虽然已别十年,但相知相惜的她不会怪罪我的懦弱,她的父母在见到我的那一刻,也全然释怀了。

让我欣慰的是,蝶子走后三年,她父母领养了一个亲戚家小孙女,小女婴孩儿时,我和蝶子曾经抱着逗逗过。自此,叔叔有了新的寄托,精神状态比我想象的健朗很多,我心里对他们的坚强感到敬佩。人就应该活在当下,把自己照



清明时节,我又来到墓地,擦拭父亲的墓碑,清扫了周围环境,给相伴父亲的两棵松柏浇水,一股股泥土的芳香扑鼻而来,一缕缕往事也在脑际升腾起来。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,他去世已经快六年了,但是他在艰难环境中的默默坚守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回报社会的感恩情怀,使我难以忘却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,父亲范西秦出生在渭北高原一个农户家中。他幼年上过私塾,一九四九年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,勤工俭学,考取了岐山县当时唯一的周公庙初中。他目睹乡亲们缺医少药的困境,看到身边亲人因疾病而挣扎,往往一次次普通的疾患就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他们的生命,生死离别的情景刻骨铭心,他立志考取医学院校,要当一名医生。

那个时候,父亲单薄的身躯下沟上塬,肩上背着一袋粗面干馍,穿着一双露出“大眼”“瞪小眼”的布鞋,每周都要到周公庙30多里地的沟沟坎坎丈量村子。为考取医学院校的美好追求支撑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,在艰难坎坷中前行。

一次家庭的变故,差点使他“碎碎”。那是一个午后,父亲刚吃完干馍,喝了几口水,就看到瘦削、一身“补丁”的爷爷来看望他,好久没有看到爷爷的父亲心里热乎起来。就在此时,一群人冲进教室,将爷爷按在地上,用绳索紧紧地捆绑起来。

父亲吓傻了,周围同学也惊呆了。在同学们多次接触中,感受到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多年以后才知道,那是爷爷遭遇的一次诬陷。但正是这次变故,给父亲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,也差点断送了学业。父亲求学第一次断了经济来源,他没有退缩,靠着奶奶东凑西借上完了初中。而多年后成为医生的父亲,对已经饱受病痛折磨的那几个抓捕爷爷的人,仍一视同仁。

考进宝鸡县中学,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。父亲的学费和一日三餐等费用,全靠堂伯父东补西凑为继。当一次次“断顿”后,父亲懂得全身浮肿。是一位热心的同学捐出自己平日节省的口碑,才勉强帮助父亲填饱肚子、拿起书本。

正是这个时候,父亲得了一场大病,连续多天卧床不起,高烧不退。身边同学们古道热肠,纷纷捐钱捐物、请医买药、悉心照料,多天后将父亲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父亲回忆往事时说,同学们的无私帮助就是一份沉甸甸爱心,时刻鞭策着他。

1958年,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安医学院,成为家乡寒林当时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。他此时已经身无分文,连去上学的路费学费都凑不齐。他向已经捉襟见肘的亲戚们求助,他的舅父慷慨解囊,同学、乡亲们的一份份心意汇聚成涓涓细流,圆了他继续求学的梦想。

在医学院的八年时间里,父亲靠勤工俭学艰难完成了学业。其间,他当过图书员,寒假、暑假期间修过铁路、卖过菜……

父亲毕业后,由于家庭成分高,被分配到凤翔县当时最偏远、最贫穷的乡镇卫生院,先后在董家河、间渠、彪角等地工作。每到一处,他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全心全意对待每一位患者。日常诊疗中,他处处体恤乡亲们的病痛,用最简单、最经济的方法治病。他在间渠乡建起一座草棚“手术室”,及时救治山区重大创伤病人,挽救了一个个生命。在彪角地段医院,他成功开展了各类外科普通手术,并率先在乡镇医院开展开颅手术。

之后,父亲又系统地学习了普通外科、胸外科、泌尿外科、骨科和神经外科,成为基层群众需要的外科全科医生。他先后成为县级医院第一批主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和有影响力的神经外科专家,深受岐、宝、凤三县乃至西府地区广大患者拥戴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参加了陕西省援藏医疗队,用所学的专业知识,救助了一大批西藏地区和周边国家的患者,被评为全国“边陲优秀儿女”,多次获得省、市、县先进卫生工作者、优秀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。

父亲的一生,都在回报和传承那份厚重的爱。

人间真情

顾好就是对亡者的最大安慰,把悲痛化为力量,把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,在春暖花开的日子、在清风吹过的夏天、在秋雨潇潇下的岁月、在冬雪纷飞的梦里,亲情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,生命的延续才显得更加厚重。

之后的每年清明节,我没有再去坟前看望蝶子,然而,我依然想念着她,也许是我的心结至此得到安放,她几乎不再走进我的梦里。而这十年每逢佳节,我却像闺女回娘家一样,带着爱人和孩子去看望蝶子的父母,陪他们聊聊天、拉拉家常。大前年,叔叔的小孙女也考上了西安一所211大学,家里重新翻修了房子,而后院,我和蝶子住过的厢房还保留着原貌,那是叔叔的一份念想,使那些光影斑驳的岁月依稀可追忆……